

本土视阈下的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

张 岚 著

BENTU SHIYUXIADE
BAINIAN ZHONGGUO
NUXING WE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6.6/165

2007

本土视阈下的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

张岚 著

BENTU SHIYUXIADE
BAINIAN ZHONGGUO
NVXING WE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土视阈下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张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004-6177-7

I. 本… II. 张… III. 妇女文学—文学评论—中国—20世纪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097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岚女士在她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部《本土视阈下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专著。当她寄来书稿希望为其作序时，我真为她感到高兴。

张岚是我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那时我对她要求比较严，但她总是笑嘻嘻地说：“有老师的教导和严格我很幸运噢。”“幸运”的她在读研期间就开始发表文章。当时她的研究涉猎较广，已开始关注女性文学。记得她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冰心”的。但将女性文学作为一门学问自觉进行探讨，还是在她毕业以后回到浙江海洋学院从教期间的事。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末吧，她跟我提起准备在本科生中开设一门女性文学选修课，我当时提醒她要慎重，并建议最好将选修课和今后的研究结合起来。或许由于本身的性别角色使她对“女性”有着一种本能的认同，或许是考虑到自己的性别对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她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考虑到她地处偏僻海岛（浙江舟山），资料欠缺，我曾给她寄过一些相关书籍。此后，她在本校每年都开“女性文学”选修课，听说很受学生尤其是女生的欢迎。不过我想，张岚的这种

选择也并非是纯粹的个人行为，除了自我的性别等因素之外，还与 80 年代以来学界日趋活跃的女性文学研究热密切相关。如那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女性文学就非常重视，专门设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并在 1995—1997 年间，分别以“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当代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为主题举行过三届学术研讨会。而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更对女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起了强劲的推动作用。于是，女性文学创作风起云涌，女性文学研究热闹非凡。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气候下，张岚开始了她自觉而系统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以，她的研究几乎是和国内女性文学研究同步进行的。

从张岚的女性文学研究来看，她大概属于该研究领域的晚生代学者了。比她年长的有刘思谦、戴锦华、乔以钢、陈惠芬等老生代学者，与她差不多同龄的还有刘慧英、荒林、徐坤等，她借鉴了她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又融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悟，加以贯通和创化。与纯熟地运用西方新潮理论的在校博士等新锐研究者不同，张岚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以及知识结构都使她的研究更接近她的前辈，较擅长于社会学、文化学的批评。如何吸收前人的成果又有所突破，借鉴后来者的思维方法又不至于落入西方理论窠臼，这成为她研究的关键所在。从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来看，她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针对女性文学研究中过分西化实则简单化的倾向，张岚立足民族本土的文化立场，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选择和扬弃，以综合与超越的自觉意识对百年中国女性文学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尤其是第五、六、七章，分别从地域

环境、城乡特点以及儒家文化传承等方面论述了它们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又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阈。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在个体生活中遭受过种种男女不平等现实的女性，她的研究却始终秉持一种超性别的客观冷静和理智：既深刻揭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压抑，同时也严肃地解剖女性自身的精神弱点；既热情肯定女性创作的独特优势，同时也直面女性创作存在的问题。这使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少了许多两性对立的火药味，而具有了两性和谐理想构建的诚心和情意。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儒家文化与华文女性创作不应仅仅拘囿于‘中国意识’，还要努力获得‘世界意识’；不应仅仅拘囿于‘女性意识’，还须努力获得‘人类意识’。同样，对于女性文学研究而言，也不能仅仅拘囿于程式化的女性主义理论，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其他的批评方法，这样才能建构一种多元共融、双性共建的和谐文化生态，女性文学也才能摆脱狭隘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开放的心态使本书获得了为一般女性学者尤其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少有的胸襟，显得颇为豁达大气。同时，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评论时，本书又呈现出男性评论者不多见的情感丰沛和笔触细腻的特征。感性理性化与理性感性化的析说，使得她的评论往往闪烁着睿智和热情的火花。而这种情形，与她评论对象的女性本体特征无疑是契合的。

女性文学是建立在女性生存的基础之上。女性生存的境遇和质量如何，将潜在地影响制约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现状和质量。从这个意义上，女性文学是超文本乃至超性别的。女性生存是丰富多彩的，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也不应作茧自缚地

将自己囿于某种理论或主义的框架中不图开放和开阔。借此机会，我衷心祝愿女性人生更加绚丽多姿，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更加宏阔丰富。

吴秀明

2007年2月15日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1)
导论 超越“女性主义”：本土文化的召唤	(1)
一 命名的尴尬：“女性文学”或“女性写作”	(1)
二 母体的滋养：女性写作的本土资源	(3)
第一章 本土视阈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的艰难步履	(10)
第一节 五四启蒙语境下女性文学的萌生	(11)
第二节 战争烽火中的时代呐喊与性别独吟	(15)
第三节 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下女性的失声	(18)
第四节 人性召唤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复苏	(22)
第五节 市场经济大潮中女性心灵的屏蔽	(26)
第二章 人文理性光线下女性写作的两次高潮	(30)
第一节 为人：女性写作与本土启蒙精神的一致性	(31)

第二节 为女：女性写作本土启蒙话语的文本特征	(37)
第三节 悖论：女性写作受启蒙思想的局限及不足	(42)
第三章 政治文化辐射下女性写作的双声变奏	(49)
第一节 女性社会化书写的自觉参与	(50)
第二节 女性性别化书写的不懈追求	(59)
第三节 女性个性化话语的诗性建设	(66)
第四章 消费时代女性写作与女性再度被消费	(73)
第一节 异化：文化群体的消费价值观	(74)
第二节 欲化：女性文本的消费性内涵	(79)
第三节 物化：女性人生的被消费宿命	(86)
第五章 地缘情结中女性写作的双重文化内涵	(95)
第一节 女性写作的地域情缘特征	(97)
第二节 女性地缘情结的美学价值	(105)
第三节 女性写作的超地域文化关怀	(111)
第六章 城乡文化夹缝中女性写作的双向空间	(116)
第一节 乡土：女性写作的深情回望	(117)
第二节 都市：女性写作的时尚打造	(124)
第三节 多元：女性写作的崭新天地	(136)

第七章 儒家文化传承下女性写作的双面效应	(146)
第一节 人性化文化传承与女性写作	(147)
第二节 传统文化桎梏与女性的反抗	(156)
第三节 和谐的两性理想与女性写作的 终极关怀	(166)
第八章 女性的叙述与被叙述的女性	(170)
第一节 冰心：从隐匿爱情到“爱的哲学”	(170)
第二节 萧红：从个体寂寞到人类精神	(183)
第三节 张抗抗：从启蒙激情到自由之境	(200)
第四节 王安忆：从女性意识到人性探索	(218)
附录 鲁迅：从男性视角到女性关怀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58)

导 论

超越“女性主义”：本土文化的召唤

女性文学研究无疑是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研究成果不断出新，著作众多，评论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既有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但同时也增添了许多压力。因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毕竟是一种幸运，它可以减少许多基础研究的繁琐，少走了不少弯路；但如果仍在前人走过的路径上兜圈则将意味着停止和倒退，意味着研究的无意义和无价值。或许就是在这机遇和挑战中才孕育诞生了本书：《本土视阈下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

一 命名的尴尬：“女性文学”或 “女性写作”

大凡女性文学研究，开笔之初都会遇到“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界定的尴尬。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概念

的内涵是什么，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界定。女性文学评论者们或者为各自的研究作一仅限于自我研究范围的界说，或者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绕开概念的陷阱。综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观点，“女性文学”的概念大致有三种指向：一是指所有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要作品表现的是女性形象、女性生活，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创作的，都可以称之为“女性文学”，通俗地说就是：女人和男人们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这是就创作客体的性别而定的。二是以创作主体的性别为依据，即女性作家创作的一切作品，即女人们写的所有故事。这种观点排除了男性作家所写的有关女性生活和女性形象的创作。三是指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女人们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这是对创作主体和客体作了双重的限定。这三种说法在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至 90 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在对女作家创作的特殊性作出概括的基础上，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针对 80 年代女性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倾向进行了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化中遭受的性别压抑；同时又从文化角度认为“女性”并不仅仅指向“自然性别”（sex），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应该从“社会性别”（gender）角度来界说“女性文学”概念。所谓“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历史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规范和期待，而非解剖学角度的男女生理性别之差异。这种观点认为把一切女性作家的创作均拉到“女性文学”麾下，只是从创作主体的自然性别出发来考虑问题，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从社会性别角度仅将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作家创作才算作真正的女性文学，又势必会走入狭隘化的死胡同。所以进入 90 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研

究者已不在“女性文学”的概念上逡巡兜圈，而是投入到对大量的女性创作的文本分析中。鉴于概念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对女性文学的偏见、误解以及话语上的抵牾，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议，本书在具体论述中大多采用较为平和的“女性写作”的概念，一方面可给予自己较为宽松的涉猎范围，将百年之内以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所有作品均纳入本书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刺激那些男权意识较为浓重的读者的神经，以免造成因情绪上的对立和对概念本身的质疑而失去学理的公正与客观，这倒并没有刻意讨好男性评论家和男性读者的意思，主要还是出于本书的批评立场的考虑，以及学界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过于激进的性别对立现象的反思；同时，采用“女性写作”还意味着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实践而言。当然有时出于整体感和特殊效果的考虑，偶尔也用到“女性文学”的概念，这里的“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取同一涵义，比如本书的标题；在需要对那些女性主义色彩强烈的创作进行论述时，也会特别指称为“女性主义创作”或“女性主义写作”以区别于其他的“女性写作”。

二 母体的滋养：女性写作的本土资源

由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与世界性的妇女问题研究呈互动关系，因此，对这一领域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已具有了超越于文学之外的文化意义；同时，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又有着民族的、时代的多重文化背景，是由中国女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殊境遇所决定，而作为异域的女性主义理

论在走入中国批评界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固有而隐蔽的自发的女权意识相融合，另一方面又受着中国本土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制约和塑造，已经逐步地被“中国化”了，并且中国本土的女权理论和女性批评也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存在着推崇和模仿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倾向，国内不少学者也生搬硬套西方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作品进行吹捧，将批评的重心都放在此类文本上，忽略甚至轻视非“女性主义化”的创作，创作和研究都走向偏颇，而研究的偏颇又引导、强化了创作的偏颇。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中国本土文化这一巨大资源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不能不成为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因为漠视中国本土女性批评话语也就等于忽略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产生和存在的内在动因。事实上，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面对的是本土的传统、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学。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在对国内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狂热”之后进行一番冷静的反思和总结，通过跨文化研究的方法，结合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对本土女性写作进行一些新的梳理和审视。

首先，从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看，现代意义上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并非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介入，而是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男权文化传统压抑下积聚而成的自发的女性意识和反抗火星，借助五四思想启蒙的东风而燃成了熊熊大火。人们注意到在英语中，人类(human 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是由男人(man his)构成，其中不包括女人，女人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女性所受的压迫也

更为惨烈。女人不仅是历史场上的缺席者与失语者，而且还必须背负起文化压抑和人性压抑的多重重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勒在中国妇女头上的紧箍咒，女人只是等下之人，是男人的奴隶。即使在中国汉字中也浸透着对女性的鄙视，“奸（姦）”、“妒”、“嫉”、“嫌”、“婪”、“姘”、“娘”、“娼”、“嫖”、“妓”、“奴”、“婢”、“妖”均以女字旁出现，似乎一切罪恶都来自女人，女人只能处于卑贱的受鄙视的地位，孔老夫子就将“女子”与“小人”并举。女性长期受奴役受迫害的历史自然孕育着不平和反抗的自发的女权意识，西方女性主义的引介只是将这种自发的意识系统化和理论化罢了。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女性文学及其批评作为一个范畴在中国本土被提出来时，首先也是得益于那场思想解放的新启蒙运动，而并非西方女性主义的唤醒，因为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出现于 1986 年，但是新时期具有相当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则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就已开始了。

其次，从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动荡变迁的中国社会政治又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流变涂上了一层不同于西方女性文学的本土色彩：启蒙语境下女性意识的萌发首先得益于男性启蒙者的反封建大业；抗战时期女作家社会参与意识的激发主要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传统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在让妇女站起来的同时，又由“国家”替代了父权制下“父亲”的职能，使得中国妇女从“家庭”的人变成了“国家”的人，以至出现了女性的男性化或中性化现象……即使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大量引介以及许多学院派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竭力鼓

吹下，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仍带有自己的本土特点：在“人性”觉醒大旗遮掩下由对“伤痕”的抚慰到对政治的反思，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欲望化书写的泛滥……这些现象也表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在本质上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①，表明本土文化同样为女性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所以本书将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放在中国文化传统视阈之下，纳入这百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之中，提供对中国女性文本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解读。因为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双重资源整合的结果，女性文学也同样如此。事实上真正有成就的作家不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恰恰都有这两种文化融合的背景：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冰心、陈衡哲、张爱玲……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大串这样的名字。虽然曾出现过文化“断裂”说，中国文化也确实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经由千百年的历史传承已渗透到每一个国人的血液中，积淀于每一个国人的骨髓里。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平台上，中国女性写作，包括男性写作都不可能与本土文化完全“断裂”，如果那样，就无疑如鲁迅所说，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做不到的。基于此，本书将批评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在本土文化的维度上来审视中国女性文学。当然，这样做并非如新儒学那样对传统文化一味推崇，也不是视中国文化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我们不崇尚文化复古主义，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科技的日益发展，当今社会的情感空缺、人性苍白、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等问题

^① 李小江：《性别与中国·序言》，见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

已经引起中外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注。同时，随着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国学文化的兴起，从主流到边缘，从精英到民间都越来越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而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其实也一直做着这样的努力。她们一方面致力于突破传统女性的性别规范，弘扬女性的自我价值、自主意识，对中国本土文化条件下女性生存境遇作了深层的思考；同时另一方面，她们又以开放的心态表达了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历史、民族、阶级、阶层、家庭的文化思考，显示了中国女性写作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渗透互融的丰富特质。

当然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激，避免囿于性别一隅的人为偏见，本书还尽量采用性别中性立场进行文化批评。由于女性文学研究起初主要是由一些学院派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发起和引导，性别歧视的感性经验加之女性主义的激烈言辞，使得女性文学批评有时失之学理的客观冷静，所以本书尽量采用较为平和的中性话语，以期矫正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激和情绪化倾向，同时还将以附录的形式分析鲁迅这位对女性命运给予过超性别关注的男作家的文本创作，希望通过解读鲁迅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深刻思考，通过男性作家对女性人生的诚恳审思，使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能够得到来自另一性别阵营的声音和启发。

总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既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女性问题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中国女性问题、女性文学仅仅作为单纯的女性主义一部分的孤立研究，或者人为地割裂和忽略其与中国文学史及本土社会文化